

凡人一叶  
anrenyiye

## 菌草走天下

□莫小米

越贱的东西,生命力往往越强。比如草,总说命如草芥,可挡不住春风吹又生。如今有一种菌草,能长数米高,长成林子,葱绿一片。

“走了走了,走远了,越走越远了……”电视剧《山海情》里的歌,唱得人心疼。因为黄土坡上的人太穷,不得不离乡走天涯。

《山海情》里有个凌教授就是培养这种菌草的,他戴着副旧眼镜,灰白头发,灰扑扑衣裳,东奔西赶,他要黄土坡的农民富起来,教他们培育菌菇的好办法。他要和扰乱市场的商家斗法,为了让菇农培育出来的菌菇卖出价钱,自己贴了钱,还挨过打。

凌教授确有其人,说的那都是真事儿。

都知道蘑菇味道鲜美,可培育蘑菇得用木材,育菇就意味着砍树,这可万万行不得。而菌草可以代替木材育菇。

毕业于福建农学院的林占熺(凌教授),老家在闽西北的连城,芒萁是他从小熟悉的

野草,砍了能很快再生,当地人拿它当柴火。

林教授反复试验,用过松木木屑、甘蔗渣等,最后选中芒萁。1986年,林教授成功地将芒萁、芦苇、象草、菅、香根草5种草杂交,菌草出世。

之前,全世界大多食用菌是用林木栽培的,“菌林矛盾”成为世界级难题。因此菌草技术很快得到国际关注。

1992年4月,菌草栽培食用菌技术获第20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日内瓦州政府奖及金奖。

在一次新技术、新专利博览会上,美国的农场主找到林教授要聘用他,开价月薪8千美元,老伴一同前往,月薪6千美元。

那时林教授夫妻月薪合起来才100多元人民币,一千多倍的高收入,他没答应。不是他不爱钱,而是他希望大家都有钱赚。

林教授在接受一个访谈时讲到这事:“我发明这个技术,就是为了贫困地区脱贫致富,

走上新路子,在我刚好找到这条路子,有51个县的示范点在实施,我不能为了自己的小家,而不顾大家的利益。”

20年过去,不仅国内的菌草育菇持续发展,让很多贫困地区(包括《山海情》中的宁夏平原)的农民致了富,并且真正走出国门。

林教授每年会招几名非洲、拉美、南太平洋等贫困地区的留学生,教他们学习操作这项技术,截至目前,菌草技术和减贫经验已经传播到世界107个国家和地区。

菌草终于走天下。林教授说:“我这是为国家做事,和个人被聘去为别国做事,完全不同。”

有此一说  
ouciyishuo

## 喂养眼睛

□张莹



去北京出差,约见91岁的季奶奶。

那是一个夏日清晨,我们轻敲房门,只一下,门就开了。季奶奶一头整齐的齐耳短发,身着白色小衫,满脸含笑地站在门口。我赶忙搀扶季奶奶坐下,那一瞬间被她的双眸震撼到,那里面丝毫没有老年的黄浊,反倒恍若有光倾泻。我忍不住说:“奶奶,您的眼睛可真亮啊!”

季奶奶听了,莞尔一笑,亮亮的眼睛更通透了,像个纯真的孩子,认真地、一字一句地说:“我有知识的力量。”

我听来,忽然泪湿。

季奶奶一生坎坷波折,却从未放弃读书,而今,屋子里满满都是书。从当学生,到做老师,她一辈子都在书里浪漫着。季奶奶说,她喜欢读书,也喜欢交朋友,他们都可以让眼睛亮着呢!

我想到丰子恺的一段话:“人皆以为嘴巴要吃,身体要穿,人生为衣食而奔走。其实

眼睛也要吃,也要穿,还有种种要求,比嘴巴和身体更难服侍呢。”

是的,眼睛是可以把一个人的一生都装进去的。眼睛亮了,精神就亮,灵魂就丰满了。所以,你要好好地喂养你的眼睛。把花草树木给你的眼睛,它会鲜艳而芬芳;把山川河流给你的眼睛,它会温润而灵动;把文学、美术、舞蹈……给你的眼睛,它会智慧而从容。

当然,还要给眼睛快乐和美好,当你给它那些快乐和美好的时候,它会在心里生根发芽,慢慢滋润着你,成长为那个清澈洁净、阳光向上的你。

总之,在奔跑的路上,你一定要用你的眼睛:去和一朵云对视,去和一棵树交流,去和一篇文章共鸣,去和一件美好的事同眸,去和一个温和的人融合……如此,不断地去充实,你的眼睛就会变得深厚、明亮。生命,也会因此丰盈而高贵。

亲爱的,记得善待每一个日升日落,记得让你的眼睛亮晶晶!

人生百味  
enshengbaiwei

## 随缘花草是生涯

□胡西淳

郊外新家,四邻安静。每天见到的人很少,再往四周走,人更少。

起初只觉得清冷,就想找人闲聊几句,聊天气聊国内外形势,聊什么都行,但没有人跟我聊,我只能在虚拟的小说故事中满足我一聊之快。几个月后,我已经适应这里的幽静,渐渐地发现:在这幽静中感官更敏感,感受更丰富,清冷里目光和思维也渐渐走向深邃。

独自走出小区,站在高坡处,视野开阔,天高地广,心境心胸亦是。

哦,无人来处,景色丛生。四野茫茫的风,摇曳出的都是心歌。

你看,湖边的堤岸自然站立或塌落,没有装饰和修饰,让湖水也变得深深浅浅。路旁和低洼处,都是自然生

长的杂草。草生了败,败了又生,它不像为了什么而存在,倒是上苍安排,让它亲近大地。

树木生长得散漫,一律懒懒地伸着长短腰肢。看这些树才知道,不曾剪过枝条的树,是不讲什么主次宾客礼仪的。鸟儿更是无拘无束,飞来时落如疾雨,飞走时风卷残叶。飞来飞往,慌慌张张的样儿。在高坡处,偶然看到凸起凹下的山石,它们更是无章无序,不讲平仄。

我蓦然明白:那来自生活深处的感悟,来自心灵碰撞出的文字,无章无序无平仄,却自有天然诗意。

随便一走,随便一望,湖水清静地睡着或醒着,夏天是一片镜泊,冬日如

岫玉晶莹。因为远离市区,多了天然,少了过度的谋划和整茸。这里没有高山耸立,没有暗泉喷涌,不会出现观赏的瀑布。那些人造的瀑布不美,给人的启示也不高明:那水,攀得很高,跌得很急。

顺其自然极好,就如这里有大湖,不必引流成溪,不必为赋新词强说愁。

倒是常见有那强作诗句,要么是俗句子分行,要么是分行的俗句。大景致里的一切,最高明的规划是让小景致随缘,就如已经有了如此大的湖,就不必再建仿古潭池——许多仿古是“丑古”,是凝聚现代之浅薄之丑陋。

草或绿或黄,花或开或败,依从节气生存,因无人光顾,容颜素面,不必强装笑颜,一味松弛无拘之状,蛮好。

随便走,因心无范式,风景便在无意间造就。凝定的目光,能随时恣意

切割出自己心仪的景致。杂草散乱丛生,香馨是无意释放的,连鸟儿的叫声也是无韵啁啾,却和着心律,一切都那么平和,无一丝褶皱。

喜欢宋代杨万里那句“随缘花草是生涯”。

随时随性情的踱步,随喜萌生:欢喜在无人注视的境界里,想象自己敞开圆领袍衫,摘除幞头带,披发散行……

水波一样的风景,随高亢或低沉的步履起伏着,起伏的还有滯涩灵动的笔。我不知道这块清静地方还能清静多久。心有歌不敢大声唱,怕惊扰它;不敢重笔描摹它,怕引来喧嚣。

那天走过一片芦苇丛生的湿地,一群灰喜鹊呼啦啦飞起,也惹我心动,恍惚中,飞掠这么两句:无人喧嚷的地方有风景,有情致的生活尽文章。